

古今圖書集成

中國學術類編

食貨典
中
(四)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一百十一卷目錄

賦役部彙考一

上古黃帝有虞氏一節 帝嚳高辛氏一節

陶唐氏 虞一節

殷也 一節

周 一節

食貨典第一百十一卷

賦役部彙考一

上古

黃帝有熊氏始設井田立什一之制

按路史黃帝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八家以爲井井設其中而收之於邑故十利得辨九地立什一存亡相守有無相權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分之於井計之於州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數詳

什一之法天下之中正三代取民之制咸本之此禮運言大道既隱而云以立田里說者謂三王時井也黃帝井法井一爲鄰鄰三爲閭閭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州外紀誤

云州十二師蓋因康成之說舉之矣

帝嚳高辛氏正畝均賦以調民人

按路史帝嚳盡地之制受小吳高陽之經理率創九州以統理下國正畝均賦以調民人

陶唐氏

堯命禹別九州任土作貢

按書經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

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揚關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

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按

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爲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貢其出是等賦也其

獨不言貢篚者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朱子曰常出者爲正間出者爲錯錯在上上之

下期間出第二等也賦有九等此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皆用

什一賦入既有常數而又有間出他等之特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雖

夏法亦未嘗不通也而孟子以爲不善者雖間有通融未若商周之全通於民也 臨川吳氏曰賦

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爲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爲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

較其肥瘠而爲高下也地之最腴者爲上上

兗州厥土黑墳厥草惟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治永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

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作十有三

載乃同者充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

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

下先儒以爲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

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謂賦

亦第九與州正爲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貢者

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充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

篚篚屬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以篚篚而貢焉織文

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

貢之物入於篚也

青州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

貢鹽絳海物惟錯岱賦絲枲枲怪石萊夷作牧厥

篚栗絲

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

養爲鹽者也田第三賦第四鹽斥地所出絳細葛

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賦谷也岱山之谷

也萊麻也怪石怪異之石萊夷萊山之夷作牧者

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也萊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

徐州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鴈鴈孤桐泗濱浮磬淮夷

璜珠暨魚厥篚元纁纁

土黏曰埴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徐州之土雖赤

而五色之土亦有之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浮磬石磬水濱若浮於水然或曰石浮生土中不根

著者也蟻蚌之別名味咸而用祭祀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陳貢也亦黑邑蟻蚌皆精也黑經白經曰蟻蚌去肉即吉之服也

揚州賦土惟塗泥賦田惟下下賦賦下上上上賦賦貢惟金三品瑤琨璆璠南華羽毛惟木鳥夷卉服賦匪微貝賦包廬補錫貢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田第六等也言下上上上崇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爲三品下上與中上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瑤琨石之美似玉者綠之村中於夫之符薄之材中於樂之管亦可爲符節卉草也鳥夷木棉之屬賦貢諸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人臣焉包裏也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賦貢之常也王氏曰土塗泥故其田下下八低南方水淺土薄不如北方地力之厚也杜氏曰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王也臨川吳氏曰染其絲五種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荊州賦土惟塗泥賦田惟下中賦賦上下下賦賦羽毛惟華惟金三品純絲枯柏桐砥磐丹惟蠶絲絲三邦底貢厥名也蠶絲茅賦蠶元繡璫組九江絲錦大龜爲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荆之貢與揚州同先言羽毛者舊者爲先也純枯柏三木各純木似朽可爲弓幹砥砢皆磨石磐者中矢鏃之用丹丹砂也留轄竹之堅者材中矢之箭格木名肅慎氏貢格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箇幣

格之有各者也應厚言有制而三春所以供祭祀輸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孔氏謂菁以爲筮者非是元繡絲絲帛也瑤珠不國者組授類大龜只有二寸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爲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杜新安陳氏曰錫貢如數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錫上也

豫州賦土惟壤下土墳墳賦田惟中上賦賦錯上中賦貢漆桑絲紵麻鹿織織錫貢聲錯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田第一等也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周以爲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爲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豫不言貢者可知顏師古曰織紵以爲布及練然經但言貢桑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續細絲也聲錯治聲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必待錫命而後納也梁州賦土青黎賦田惟下上賦賦下中三錯賦貢琴瑟銀錫野葛鹿脯區狸織皮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田第七第九等也按賦難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或以爲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異之正賦第一等而間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間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間歲第一等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間歲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兩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

梁四州言皆琴瑟璆璠璆璠璆璠可以刻鏤者石磬也言磬先於銀者磬之利多於銀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爲多獸之所走無熊羆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其毛織之可以爲罽也雍州賦土惟黃壤賦田惟上上賦賦中下下賦賦惟珠琳琅玕

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王氏曰東方朔云關中之地號爲車直一金田上上可知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索九川濬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庶貨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設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林氏曰準則上中下之土壤即第九等之田三等言其略九等言其詳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錫二百里納絳三百里納粉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

古今圖書集成

城面五百里禾粟曰總入之供飼國馬

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

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鉅半粟也半棄去

皮曰結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畿為近非惟納

總鉅結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結言之者

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

本總賦之外百里大之只刈禾半棄納也外百里

又次之去粟盡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

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

近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

五等者也

蘇氏曰獨言甸服之賦者內不封諸侯故田

賦入天子

陳氏曰京師百貨所聚民

易逐末制名甸服示務本重穀也

按路史禹商九州之高下相其原隰及山川之便利

任其壯勝格別於其殖殖則恐沙築作其畦畛正其

疆界以杜爭奪

傳言禹經啓九道畫為九州禹貢九州之畫實

在治水之後蓋因治水見地勢之分斷皆出自然

不可十二乃復為九爾

九州之土有常而物有次五沃之土五粟為長五臭

所毓凡彼草木有十二壤

此以壤邑辨蓋如周施草人糞種之法劉氏以大

司徒十二土為十二州之土如職方所掌職方從

時王大同徒因土古如十二壤每土有十二之別

上土廣曷黃壤赤壤中土黑墳白壤墳墮下土青鹽

塗泥品居庶壤而正九賦

隋食貨志云禹制九等而康歌興九州以土色定

田皆有定賦惟冀豫梁揚錫出冀豫荆青徐雍兗

揚梁為天然雍兗皆六六而無九

夫履地五十而貢

井里古法孫毓以謂井邑丘甸為周制禹治水未

暇及丘甸安也語云盡力溝洫書云濬畎澮此井

制也詩亦有云惟禹甸之何云未暇

乃復定其九貢沈之漆絲織文青之篋掃海物惟錯

岱賦絲象鉛松怪石萊夷賦絲徐之邑土羽畎夏翟

泗濱浮磬繹陽孤桐淮夷之元纁織珠及魚

禹貢之匪三出於夷傳不之別元纁織三物古今

訓織物為細亦非

揚剛三金齒革羽毛惟木揚之搖關筱蕩島夷卉服

織具櫛櫛貢

齊今之黃草貝今之古貝代亦弗知說文班夏書

從貨從虫宋弘云淮水出班珠珠之有聲者

荆之純幹枯柏屬底若升及備條梧元纁織組包軌

評茅

芽生巴陵祥符東刻惟一老人識之

豫之漆象絲織織縠縠梁之熊羆狐狢裘鐵銀鍔

若盤離之珠琳琅干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草璣珠

大貝西海骨幹骨北海魚石魚劍出瓊瑩閭

古貢必以用物如怪石微物亦適用然後貢魚石

魚頭石魚刀魚劍魚兵如刀劍者與魚革皆以

禹貢不著出壤如疑膏浮水上擊聞如給大五六

尺可治劍周書言閭似輪冠輪冠奇魚出揚州注

射禮以閭為射器鄉射注以為獸謂似驢妄

大都鯉魚魚刀河蛇江蟬五湖元唐鉅野之芝鉅定

之顧治中應諸孟諸九江大龜隆谷元玉歲歲會於

尚方以俟其工之需上農據土出金上工砥石出玉

各以土產任土作貢

貢者夏賦之總名別九州賦九等貢九等聖人教

之云任土作貢不云賦者九州之物惟貢入於王

賦歸諸侯也任土者隨土所出不以所無若所難

得者也鄭志云凡所貢匪皆以稅物隨時價市之

其地之所有以當邦賦蓋圻外侯不以致遠故也

龍子曰莫不善於貢然則貢非禹之法乎此禹之

後世禹之時法已有助安有不善後乃知其有不

善爾

不貢稅米兵車

三百里絲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運重而遠輕凡五

百里為甸服

甸個也總當是薪芻成束者鉅是所刈至即納之

受服棄棄之屬如云廢衣之總為棄鉅鉅所刈經

結為棄非惟顛倒是內反輕矣蓋不貢者以其入

穀而八州地遠較重難致故先王制為之貢此仁

政也是則貢者在九等田賦之內以其多寡為賦

之常非九等賦之外有貢也經文納鉅而上特加

一賦字則貢賦出於田可知矣侯服以下不及所

輸物惟可見也

甸外率五百而為侯

侯率五百而為甸

甸率五百而為男

男率五百而為采

采率五百而為衛

衛率五百而為蠻

蠻率五百而為夷

夷率五百而為鎮

鎮率五百而為藩

藩率五百而為甸

甸率五百而為男

男率五百而為采

采率五百而為衛

衛率五百而為蠻

蠻率五百而為夷

夷率五百而為鎮

鎮率五百而為藩

藩率五百而為甸

甸率五百而為男

男率五百而為采

采率五百而為衛

衛率五百而為蠻

蠻率五百而為夷

夷率五百而為鎮

鎮率五百而為藩

藩率五百而為甸

焉絲服之內以揆文教以審武衛要服之內夷蔡屬焉虎服之內蠻流屬焉示其遠為之紀視數歲之豐約酌以為常上下足以相輔然後禮成而教行取之有制而所以垂法也九州攸同九壤咸宅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致重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

九州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舉者千五百萬有二千頃

殷

殷利七十而助公田藉而不稅

按杜佑通典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甸甸以爲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公田藉而不稅七十而助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

周

周制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敘財賄地官大司徒小司徒辨鄉師鄉大夫州長族師載師閭師均人辨土土之宜夫家之數以制田而均賦役

按周禮天官家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大夫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七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一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

王昭禹曰任者因其力之所能勝也

一曰三歲生九穀

愚案三農司農謂平地山澤後鄭謂原隰及平地要領只是上中下三等農夫王昭禹曰穀有黍稷稻粱秫麥麻豆之別故曰九穀

二曰國圃毓草木

鄭康成曰樹果曰園樹其樂也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鄭康成曰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王昭禹曰作與詩通不作者之作同爲而起之謂也蓋先王於山澤之材非特順其天性而已又加栽培壅溉之人功使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遂其生各適其用夫是謂之作

四曰教牧養蕃鳥獸

鄭康成曰澤無水曰陂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

鄭康成曰八材殊曰切象曰璫玉曰礬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鑠革曰削羽曰析

六曰商賈阜通貨賄

鄭康成曰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七曰嬖婦化治絲枲

王昭禹曰絲枲之爲物徒化之而不治則布帛無由而成化絲而治之以爲帛化麻而治之以爲布故謂之化治

八曰臣妾聚斂疏財

鄭康成曰臣妾男女貧賤之稱賈氏曰疏是革之實材是木之實鄭節卿曰茶以供養事才以供祭祀芻豢以飼國馬今時人取茅以飼牛取蔴以飼犬豕負水拾髮行頭木屑皆疏材之屬也

九曰閭閻無常職轉移執事

愚案成周計民授田餘夫亦及之安有閭閻今爾之閭民必其單丁下戶力既不能勝耕又不能從

事於國虞衡教牧之地與夫工商嬖婦之業聖人難以強之受職也亦列於九職之終者以八職之中不可無此等人

以九賦敘財賄

愚案先儒以周之九賦謂口率出果夫漢有口賦有算賦皆仍秦弊今民出果不知周之果布所以制百物之低昂上面供邦用則有外府下面通民用則有果府出入則有法敘散則有權至於制賦之法不過因地之所有而令之如邦中之賦即穀師閭閻二十而一是實其里及場圃之所出四郊之賦即穀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實其宅田士田賈田及官田牛田實田牧田之所出邦甸家稍縣都之賦即穀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卿大夫采地田稅之所出閭閻之賦即司門司市之所入山澤之賦即山虞澤虞之所入幣餘之賦乃官府都鄙凡執事者給公用而有餘幣餘財之所入悉則九賦之敘財賄除關市之外皆非果布之入而關市之賦亦非口率出果以賦爲口率出果則是有賦而又有稅也孟子曰有粟米之征有布帛之征有力役之征所謂粟米之征即成周之田賦也布帛之征即成周山澤之農所貢絲葛草實之材而成於嬖婦之化治者也山澤所貢以之當邦賦則無田租矣至於力役之征成周只以六尺七尺之上下而爲力役之多寡非如漢之有更錢唐唐之有庸錢也孟子所謂力役之征意當時起役之外又有所取夫成周之法征以果米者則無布帛之征征以布帛者則無果米之征至

於力役之征只用其力不取其財如凶札之年則又無力征矣宜乎孟子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也 王氏詳說曰自一至六謂平民之賦自七至九謂未作之賦邦中四郊邦甸之民天子之民家稍邦縣邦都之民公卿大夫之民既以其賦入於主復以其賦入於天子是倍其賦也日不然家稍邦縣邦都雖曰采地而其餘地爲公邑公邑不可以聚言之此所以即家稍邦縣邦都爲言也亦猶九職言萬民而又於園圃虞衡牧也 愚案邦中有場圃即園圃之職也四郊有牧田即牧牧之職也邦甸之田皆并授即三農之職也甸稍縣都之采邑與公邑之田亦皆授於民以耕也關市即商賈之職山澤即虞衡之職李叔寶謂九賦繼於九職之後惟有以任之而後可以敘之是也所疑者成周十一之稅通行乎天下而甸稍縣都則曰十二先儒以地遠役簡則賦亦輕特之不如修備以百畝而徹賦民十一於一中又以十分爲率取二如此則公卿大夫之受采者自食其八以其二賦於國其說爲長到得吏之治於公邑者兼統於遂其居民其制賦皆與遂法同小司徒之并收其田野及於甸稍縣都必曰任地事今貢賦凡稅斂之事可考也 鄭師曰或問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有征之目其別何如曰公田以爲稅私田以出賦征斂則賦稅之總名采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即以一大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稅以爲祿幹私田之賦以爲貢耳諸略公田之稅而姑

論畿內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爲止於兵車以九賦爲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雖一而賦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邦中四郊而下凡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於賦實則使民自衛耳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也國用之大有祭祀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有勞休匪頒好用不調諸民於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即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今考之則禮國中四郊之賦關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獸人廩人收皮毛筋角角人敝齒角羽羽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財物掌葛掌染草則征絺綌染草以當邦賦掌炭掌茶則征炭茅茅以當邦賦其始也以五穀爲主而其終皆以九職之物充貢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皆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熟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之說者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什一之稅周禮書一言之豈惟公田大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是以大宰正其各載師酌其數關師隨其物大府謹其特用董其終始本末無一毫不經思慮者遠之王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爲祿納其賦於天子則賦之名變而爲貢始於大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令其獻考之職方氏自揚之金錫劑之丹銀以

至於并之布帛此即取物以充賦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肥甸甸服之殖物以至於要服之貨物此即變賦以爲貢也其義委曲則與甸內無一不相應者然爲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賦通可以官貢而爲貢則專指以爲賦焉貢畿內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兼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審其爲同也

一曰邦中之賦

賈氏曰邦中謂國中之民也 王昭禹曰邦中王所邑時曰邦畿千里則合四郊甸稍縣都而言也此言邦中則以四郊甸稍縣都故也戴師曰以廬里在國中之地又曰國廬二十而一則此所謂邦中之賦

二曰四郊之賦

賈氏曰關遠郊百里之內民也 戴師曰近郊十遠郊二十而三此謂四郊之賦

三曰邦甸之賦

賈氏曰謂百里之外二百里之內民也 王昭禹曰四郊之外謂之甸以田法正在是故也戴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則邦甸之賦於是乎出矣

四曰家制之賦

王昭禹曰三百里之地大夫所食之采邑祿而不世不得專其地有家而已故謂之家制之家制以采邑之位制小故也其賦載師所謂以采邑之田任制地 賈氏曰大夫采地賦稅入大夫家采地之外其地爲公邑公邑之民賦入王家 五曰邦縣之賦

賈氏曰四百里地名縣有小都賦入米地之主其
中公邑之民賦入王家也

六曰邦都之賦

賈氏曰謂五百里中有大都大都采地其賦入主
外爲公邑民所出賦入王家也 王昭禹曰五百
里之地謂之大都大都之地卽載師所謂疆地是
也小都不謂之都而謂之縣大都謂之疆而謂
之都互相備也蓋言家甸稍縣則都爲疆地可知
言都則郊甸稍縣爲鄉遂公邑家邑小都亦可知
也

七曰關市之賦

王昭禹曰關以征其貨之出入市以征其貨之所
在然則關市之賦出於商賈之民也 王氏詳說
曰載師云國廛二十而一謂邦中也近郊十一遠
郊二十而三謂四郊也甸稍縣都皆不過十二謂
邦甸家削邦縣邦都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謂山
澤也而不及關市與幣餘然則關市幣餘所出之
賦其將何如乎蓋周禮重子民而崇末作故未作
賦重關市幣餘之賦亦與山澤之賦等矣不然山
澤所出何止於漆林乎

八曰山澤之賦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山澤有虞以度其物有衡以
平其政爲之屬以限其妄入爲之禁以止其非法
又各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其所取者宜有職
矣

九曰幣餘之賦

劉迎曰幣餘不在常賦之中皆式法所用之餘幣

也今考職幣所掌凡用邦財之幣振掌事者之餘
財蓋此幣餘之賦也惟其非常賦故以之待賜予
而賜予亦無常故也先儒以幣餘爲占賣國中斥
幣皆未作當增賦者若賈人倍算矣不知此何等
賦邪

地官司徒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
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
十大司徒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
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鄭康成曰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狹之數

鄭師曰馬氏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廣者指其橫
言輪者指其從言王制言東西長而南北短惟其
長故謂之廣惟其短故謂之輪以圖而考其廣輪
則或千里而遠或千里而近舟車所通人迹所至
之地皆可數計矣

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鄭師曰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合則爲五地之
名分則爲十等之異不辨其名無以別其肥瘠燥
濕之殊不辨其物無以知其赤黑黃白之壤不案
是圖何以辨之山林一耳山則包土石之名林則
因其竹木而名之水注瀆於川則流而至海澤則
涌而不行詩曰陟彼阿丘則丘爲大又曰在彼中
陵則陵爲小墳小丘也如詩云遵彼汝墳衍下平
也左傳所謂衍沃原高平之地隰下濕之地書曰
原隰底績詩云于彼原隰名不同則物不同辨其

各物則知其所宜矣

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鄭師曰畿外之地可建邦國畿內之地可建都鄙
其數則如王制畿內九十三國畿外一州二百一
十國不辨其數則地不足以容其國而地至於不
足國不可以居其地而國至於有餘 林氏曰制
邦國之畿疆以地運而制之有五百里至百里之
別制都鄙之畿疆以室數而別之有上地至下地
之別 鄭康成曰溝穿地爲畝因也封起土界也
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選
以名其社與其野以土會之溝辨五地之物生

鄭康成曰會計也 項氏曰總計天下山林川澤
丘陵墳衍原隰定其數然後分其所生或以爲計
土物多寡或以爲計貢稅之法此皆土宜非所謂
土會也 賈氏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及民之所
生皆因地氣所感不向故形類有異又民之養生
取於動植之物故先言物後言民

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
方

鄭氏曰毛物貂狐貉貉之屬得毛者 鄭司農曰
植物根生之屬阜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爲
阜斗 項氏曰方者堅勁貌山林之人習於風霜
艱阻宜其堅勁也 史氏曰阜物木實有毛若橡
栗之屬生於山林得山林之性林麓陰翳雖野而
充盈也

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
津

土之區畫

鄭氏曰：鱗物、魚、龍之屬，當爲桑土之誤也。蓮、芡之屬，有菱、藕。賈氏曰：蓮、芡、川澤所生，故知是蓮、芡之實，皆有外皮，菱、藕其實也。黃氏曰：青物、桐、漆之屬。鄭康成曰：津、澗也。史氏曰：生於川澤、得川澤之性，水氣所薰，雖黑而潤澤也。

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穀物，其民專而長。鄭氏曰：羽物、雉之屬，穀物、李、梅之屬，專而也。史氏曰：專而長者，生於丘陵，得丘陵之性，宜宅所，比雖高而修直也。

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藥物，其民暫而痛。鄭氏曰：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皆藥物，藥、莖、主、棘之屬。賈氏曰：藥、莖，即今人謂之草、莖、蓋誤云。

早當言藥也。王、蘇、即士、喪、禮云：若擇棘者，是也。棘、雖無英、莖、樹之枝、葉，與藥、莖、相類，故并言之。史氏曰：藥物、蔓、延、有、莖、若、藥、之類，是也。生於墳衍，得墳衍之性，平土所滋，雖白而難動也。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蟲物，其植物宜藥物，其民豐而而庫。王、氏曰：鄭氏以虎、豹之屬爲蟲物，正所謂毛、物、蟲、物、宜、謂、龍、蛇、之屬，然鄭氏所說出於考工，不知考工所記何據而然。鄭康成曰：穀物、蓀、蓀之屬。

史氏曰：草之叢生者，若蓀、之屬，生於原隰，得原隰之性，濕氣所濡，雖肥而清悍也。鄭、錡曰：土地各有偏，則生物各有宜。考五地之所生而參以五行之性，知五地之所宜，無非五行之所偏勝也。山、

林木也。川澤水也。丘陵火也。墳衍金也。原隰土也。偏於木者，故動物毛而植物皁，皆木氣也。毛而方非木之形，偏於水者，故動物鱗而植物青，皆水氣也。民黑而津，非水之浸乎？丘積土而成，而火則生。土丘陵之勢，皆高峻而上，得火之性，爲多鳥以羽飛者，皆火之屬。上木之數者，皆火之就燥，民專則火性之屬。民長則火形之銳。丘陵非火乎？故墳衍近水而非水，金之近乎水也。土生金而金生水，墳衍之地，得金之性，爲多物以甲生者，金之剛物以美生者，金之芒利，民暫則金之白，民痛則金形之薄，墳衍非金乎？故至於原隰，則積土而高，平下濕之地也。農物得土之性，故其行重遲，其形外見，穀物得土之性，故其枝繁盛，其葉條暢，民之豐，因則土之厚，民之庫，短則土之下，土倉之法，辨爲五等，殆亦五行之性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禮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競，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土宜之澤，辨十有二土之各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王、氏曰：名所以命其土，則丘陵墳衍原隰之屬，物所以名其土，則青、皁、赤、黑、墳之屬。鄭、錡曰：物、

生於土而土性各有所宜，因土所宜立爲一定之法，則名物皆可得而則，土所以居民，然民之宅於此土，則有利害之不同，所居之利如公劉遷豳，民則庶繁，順宜而無末，秋所居之害如晉遷新田，民則沈溺，重遷而有病，疾辨其名物，以相其陰陽，知其利便之安土而勿遷，知其害便之遷害而就利，以之阜人民，則處其地者，卑而盛，以之蕃鳥獸，毓草木，則生其地者，蕃而茂，以之而任土事，則土地所任者得其宜。

辨十有二土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鄭康成曰：壤亦土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倉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則言壤壤和緩之貌也。鄭、錡曰：壤所以種藝，然穀之種於此壤，則有宜有不宜，如充之黑壤，青之白壤，徐之赤壤，楊則之塗泥，豫之墳壤，梁之青壤，雍之黃壤，則有宜稻者，宜麥者，宜五種者，宜三種者，不知其所宜，何以教民稼穡，周人辨之以土宜之法，區別其名，又別其物，此所以有土宜之殊也。賈氏曰：分別物之所生而知其所種之種，遂以教民春稼秋穡，以樹其木，以藝其黍稷也。

以土均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王、昭、禹曰：生出之宜否，物產之有無，道里之遠近，賦貢之多寡，非有法以均之，則不足以正之。此土均之法，所由立也。以辨五物，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所宜，皆可知；以辨九等，則九州之田賦上中下之不同而美惡高下，皆可知。然後可以制

古今圖書集成

山林川澤不以封在司徒之屬則有虞衡之官在司馬之屬則有山師川師蓋通師辨其各物而以封邑者惟丘陵墳衍原隰三物故也夫大要中爲國都外爲縣都皆實定而不易者其間縣民以鄉頒田以遂所以爲立法之首使之變通而不亂若其施行之方既有井又有牧與夫^{後五}其利害殆非一法而止也傳曰疆以周索疆以戎索蓋可見矣凡遂都鄙創其地城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鄭康成曰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畧曰都鄙所居也賈氏曰此謂三等采地也穀師家邑之田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之田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之田任疆地則三公之采也親王子弟與公同處而百里丈疏者與卿同處而五十里丈疏者與大夫同處而二十五里賈氏曰造都鄙與建邦國不同建邦國以土圭其地而知其廣狹遂以制其城居其所當授之民宜必有余地造都鄙直以其所當授之民室數制其地山川溝洫皆餘以實地計固不使不足亦不使有餘故其下出易法史氏曰不易者土力厚一畝一種再易者土力薄再畝一種三易者土力益瘠率三歲而一種易者更迭而種也再易一倍不易之地三易二倍不易之地而其所出不過同爲百畝之倍也薛氏曰古之南北一步東西百步六尺爲步歲不易者爲上田農夫受上田百畝歲一易者爲中田農夫受中田二百畝歲再易者爲下

田農夫受下田三百畝一易再易非若世俗之說荒之而不耕也不易者只是一畝三畝一易者二畝三畝再易者三畝三畝所以愛惜地力如明廣一尺畝高一尺詩所謂十千惟耦者相廣五寸二相爲耦合耕正得一畝也皆作爰田乃不問一易再易之地破其疆畝任民自耕不問水旱凶荒至商鞅破井田開阡陌則又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昔之南北一步者開爲百步故謂之陌東西百步者開爲千步故謂之阡開拓土疆除去煩細令民自盡力於其間其意蓋以田愈實則兵愈增而先王之惠亡矣陳君舉曰王制正義農夫受田實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爲三等則九等地見異議說

乃分地職實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運而待政令

王昭禹曰凡有職於地者皆地職若三農園圃虞衡數牧之類凡有守於地者皆地守若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之守禁凡有貢於地者皆地貢也若農以耕事貢九穀園以植事貢草木既分地職實地守制地貢則分命使各爲其所職之事頒者以等級分之也地法則地職地守地貢各有度數存焉故謂之地法頒職事以爲地法亦所以待上政令之事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賈氏曰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爲挽柩之役故鄭康成云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

曰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綈鄭師曰六鄉內也故屬在前之引六遂外也故屬在旁之綈因其遠近內外理當然也項氏曰引在車所以挽車綈在柩所以斷柩大司徒則檢校六引之事故曰治其政令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賈氏曰凡軍旅田獵所用民徒先起六鄉之衆鄭康成曰旗畫熊虎者也徽衆刻日樹旗期民於其下鄭師曰余致周家之制熊虎爲旗大閱之時師都載之治兵之時軍吏載之蓋衆之所在以威爲先也大司徒徒於大軍旅田役則用旗以致萬民既以爲號令且以示威也官衆勢重統而治之彼安得不惟令是從乎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

鄭康成曰大故謂王崩及寇兵史氏曰致民於王門備不虞也鄭師曰變出於非常蓋雄或將乘之故致民守於王門王宮固有宿衛之人鄉遂之衆宜守王門之外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鄭康成曰大荒大國年也大札大疫病也移民避災就賖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劉執中曰因民可移而豐或不受穀貴可通而賤或閉糴是以移民通財之令出焉王氏詳說曰荒政十二所以聚萬民然典令邦國則不同且移民通財之所無而令邦國之所有也自散利至除盜政之所有而令邦國之

行入國書集

經濟集編食貨典第一百十一卷賦役部

第六八五冊之三八葉

所無者天子家天下人中國民吾民也何民之移
財吾財也何財之通是移民通財可用於邦國而
不可用之於王畿乎奪持之於王威福作之於辟
禮樂出之於天子邦國何預焉此散利去觴膏體
殺哀等事可用之於天子而不可用之於諸侯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一百十一卷目錄

賦役部彙考二

一德一則
 一王一則
 一王二則
 一王三則

榮
怡
皇
一
廟

食貨典第一百十二卷

賦役部彙考一

按周禮地官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豕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史氏曰國中王畿也四郊畿外也都鄙野外也

夫謂其身家謂其居如止知其居則土著之民在
爾故寓轉移之民何自知之此夫家所以愈言也

易氏曰稽國中及四郊都鄙者舉王畿千里言之也不言六鄉六遂邦甸者舉上下以見其中夫

謂上地中地下地皆一塵舉其凡也家謂上地七人中逾六人下地五人則其目也黃氏曰九比

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也三三比之故曰九比小司徒專章比法蓋鄉法也非若野法八家皆私百畝

其中爲公田也故其職又曰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攷夫屋以待政令國中六鄉也四郊六鄉之餘

邑也六鄉四閭之吏司馬法閭方百里三萬家四

間十二萬家六鄉爲七萬五千家其餘五萬五千家爲四鄉此亦大約也鄉之民難必比而居之者使各從其類而習其事也邦國都鄙皆本司徒鄉法以教其所治民故小司徒以九比之法稽都鄙夫家之數而邦國則受其比要內外之勢詳略不同

與其祭祓飲食喪紀之禁令乃頒比邇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幣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王昭曰頌比法者頌校比之度數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其校比則有法矣其比法則自司徒而頒之鄉大夫則受其法於小司徒而用之王氏曰登者上其籍也

及三年則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鄭氏曰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
劉執中曰三年則大比謂簡去其老疾不任役
者補其闕落不成伍者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

易氏曰會聚也小司徒以軍制聚萬民自五兩以至軍師威在羈獨言會萬民之卒伍者先王之軍

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不五數不足以調兵故積數起於五人之伍不百數不足以出兵故積

數起於百人之卒以百人卒成一小陣五百人之卒以五百人之卒成一大陣萬人之卒以萬人之卒成一大陣萬二

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陣 鄒康成曰五兩卒旅
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

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 鄭鈔曰五家之比卽五人之伍

五比之間卽五伍之兩四間之族卽四兩之卒五族之黨卽五卒之族五黨之州卽五族之師五州

之鄉卽五師之軍也萬二千五百人爲鄉舍之以爲一軍王之六軍出於六鄉舉一軍之制則六軍

之制皆可得知 又曰說者謂五人爲伍則左
右前後四人而一人居其中伍則二十五人矣兩

兩相比則謂之兩二十五人縱橫皆五何以謂之
兩耶蓋自二十五人而四之以爲卒則縱橫皆兩

矣唯卒之橫縱皆兩也其法起於五人之伍故以兩名之 李景齊曰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天

子六軍大國不過三軍此定制也然嘗攷司徒卒伍之制而約之以司馬法不能無疑司馬法曰兵

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則一乘者七十五人之所容也約而計之兵車一乘則三兩之

數四乘則三卒之數百乘則三師之所合五百乘則三軍之所合積而至於千乘則六軍聚焉是則

六軍之數適足以容千乘以天子之六軍言之則
不足於萬乘以諸侯之千乘言之則不應有六軍

是何也大抵悉天子之畿內以爲軍則足以容萬

爾其餘六逆都鄙之兵蓋不與焉悉諸侯之國以

五百乘耳非其不足於千乘也亦可以天子宿衛

子謂其得鄉遂之遺者蓋出此

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此起者以令貢賦

鄭錡曰軍制已定則有征伐之時起之以爲軍旅四時之間作之使趨田役有盜之際比之使作追青間暇之時令之使出貢賦無不可也 黃氏曰鄉之軍制寓於比閭族黨州鄉故會其卒伍而爲伍兩卒旅師軍蓋常自爲六軍也用之於起軍旅作田役比追青令貢賦皆鄉法也軍旅比起部伍素定由是而起也田役曰作田竭作車少人役隨事多少車不出皆臨時作之田雖爲六軍蓋不止七萬五千人矣追青亦竭作當時比之使驅事紛錯也野皆不如此不會卒伍大抵鄉軍人不相須其用在人而或竭作故會之於卒伍野車人相得其用在車無竭作之事故合之於五乘此其所以不同也六軍爲車千乘以司馬法三百家共一車約之七萬五千家止得車二百五十乘不能充其賦也大抵六鄉皆守兵會同征伐其出甚少故六軍備其人而已車馬之賦不盡出於民則以公車充之校人有馬牛人有牛皆以共公車鄉賦閭師徵之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賈氏曰均上地地等使得均平故曰均土地既給土地則據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而周備知其人數 鄭錡曰上文於歲時入數大比受要之後而言乃會萬民之卒伍則民數既定然後軍法可制也軍法已成乃言均土地以稽其

五八司馬法

經濟集編食貨典第一百十二卷賦役部

人民而周知其數何耶蓋會萬民之卒伍者所以起軍旅也此言可任之人數者所以作田役也將作田役必先知其可任之人將以知其可任之人必先稽其受地之等家有七人者必授以上地觀其所受者上地則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三人矣家有六人者必授以中地觀其所受者中地則知其可任者二家可出五人矣家有五人者必授以下地觀其所受者下地則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二人矣蓋因其受地之優劣足以知其力之有餘不足也說者謂受田有九等之法此以七五六爲三等者蓋因中以奇明上下之義余以爲此言六鄉受地之法學禮者見遂人頒田里自上地夫一座田百畝至餘夫亦如之乃謂六鄉受田之法與六遂同特因中以奇明上下之義殊不知經之所載自王畿之鄉遂都鄙至於諸侯之邦國凡授田之法自有四節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一節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遂人言上地夫一座田百畝萊五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座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座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此一節也大司馬言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即是四節攷之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諸

侯國之制何以明之司徒言凡諸都鄙而繼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爲都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之制不與遂同又不與都鄙大司馬同非六鄉田制而何則上地當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當食七人六人下地當食五人此固常法也六鄉在內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則授以上地家有六人則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以下地所以然者將以強內故也若六遂所授則不可與鄉同故別言之曰上地夫一座田百畝中地夫一座田百畝下地夫一座田百畝見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萊五十畝萊百畝萊二百畝不與鄉同則以遂地遠而瘠授之萊乃所以饒遠而已又以爵位攷之鄉大夫爵與遂大夫同鄉師爵與遂師同小司徒爵與遂人同遂人掌授遂田則小司徒掌授鄉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則小司徒所言爲六鄉授田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遠都鄙則大司徒掌故都鄙之田於大司徒言之施政職於九畿之外而令其軍賦則大司馬掌故都鄙之田於大司馬言之以是觀之謂因中以奇明上下之義者妄說也 呂氏曰司馬法曰六尺爲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從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土徒數如彼其少古人用兵皆爲不勝計以慮敵也故不盡用之雖敵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幸而一勝不幸而一敗則皆不可救矣嘗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

非先王之制他如魯成作丘甲曹操案戶籍得三十萬衆蘇秦以齊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而曹操謂崔瑗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諸葛孔明僅有此意一屬之大其兵多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所以強者以孔明不盡用之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者不過二萬耳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王氏曰可任者或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而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蓋用徒役不必一時皆備計所役久近取勞佚均而已不於一役家起二人所以寬民也 王昭禹曰以其餘爲羨則所用者正卒而已然正卒又有可代者之備此民所以有餘力而不困於役也 陳及之曰竭作鄭氏謂盡行非也田獵所以教民習兵事則不可不皆教之及其當田也今日發某甲明日發某甸亦不一時俱起所以休民力而互教也至其追胥則不案籍起人其家丁男皆可行矣故曰竭作若曰盡行不勝其擾也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鄭氏曰大事戎事大故災寇 鄭司農曰當徵召會衆百姓則小司徒召衆之餘子謂羨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鄭氏曰經野則分其田野而井牧之可耕之地則

爲井田之制可畜之地則爲牧養之區左傳所謂井衍沃牧陽單各相其地所宜而已 愚案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公田處其中而私田包乎外是之謂井其田野也上地授家視田半下地授家視田倍比中地田萊之相等是之謂牧其田野也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爲縣四縣爲都

鄭氏曰井地之法始於一夫之受田百畝積而至於九夫則地方一里凡三百步爲田九百畝是爲一井積四井三十六夫之田縱橫皆二井則地方二里爲田三千六百畝是爲一邑積四邑一百四十四夫之田則地方四里爲田一萬四千四百畝是爲一丘積四丘五百七十六夫之田則地方八里爲田五萬七千六百畝是爲一甸田至於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乃得方十里斯爲一成甸又謂之乘言車乘之法至是始成田至於一成則四成積爲四百井四百井三千六百夫則方二十里矣於是爲縣至於四縣則方四十里矣於是爲都田至於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斯爲一同 愚案鄭氏以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三十四夫治澮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千三百三十六夫治澮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雖橫渠亦從其說殊不知小司徒四井爲邑至四縣爲都皆以

四數言之言田之實數司馬法自井十爲通至終十爲同皆以十數之魯山川城地而言小司徒四丘爲甸司馬法通十爲成甸六十四井而成百井者其三十六井爲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即司馬法一同之地四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井而同乃萬井者其三千六百井爲山川城郭大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一實地鄭氏旁加之說其算法則是但不必謂旁加之人專治溝洫陳君舉亦曰溝洫之事歲歲有之而軍賦不常有若專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軍賦則不均矣至以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商之助法公田不稅王氏詳說復爲之說曰畿內用貢法者以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事於民耳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尊一國之政恐其稅民無藝耳都鄙雖在畿內然實諸侯此所以用助法鄭伯謙疑此豈有天子之國自稅民田而今諸侯但爲公田而不稅哉又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公田商禮也文王爲商諸侯其田猶依商禮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攝政遂變之此皆泥於康成來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之說至黃文叔以此爲遂法謂六鄉之民職業不同而其授地或多或寡或不授地參差不齊故不爲井田之法必使備六軍而人徒車輦不相須故不爲丘乘之法大約鄉教士野教農鄭言井法備於甸而止於都者食采地者皆四之一蓋以此爲都鄙井田之制其說轉乖司馬法成三百家一車七十五人而謂一人也小司徒四甸爲縣爲

四車四車亦三百人而調一車一車七十五人亦四而調一也故丘甸縣都皆自四而登至都止者十六車而調四車自是為行列故丘乘之法備於此計法皆四而調一鄉三百家出一車十馬見司馬法野七十五家出一車四馬十二牛見漢志輕重不同都役多野役少鄉授田多野授田少大抵先王之制常優內殊不知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孟子曰鄉田同井則鄰未嘗不以井授也特鄉之地近內多沃壤可耕而放牧者少則有井而無牧至於野外之地不無熾惡肥磽之差豈必如指掌之平基局之畫惟有井有牧比折而行方是井田活法故小司徒之經田野必兼井牧而言而井牧之法於遂言之為加詳井以九起數邑以四成之則制地之數可於是通行矣若夫縣都之名偶同於公卿采地之名亦非以此為采地薛氏之說分明周家井田之法惟小司徒見之謂八家皆私百畝同種公田百畝此孟子之說也謂八家各耕百十畝以十畝為公田餘二十畝為廬舍此漢志之說也今因錄諸家之說於後林氏曰井方一里是謂九夫古者制井之法有以地里名方里為井是也有以田夫名九夫為井是也以地里名者所以正地界以田夫名者所以定征賦周時皆用井田凡田皆用徵法孟子曰鄉田同井則是鄉皆用井袁公問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蠲徹是邦國亦用徵法周禮一書皆通率而言所謂互見者以班固之言致孟子九夫為井全無虧欠後世為圖亦以縱橫成列不知九夫為井除

山川林麓三分去一則是六百畝又有一易再易之地三分去一則一井地止三百畝若如孟子班固所計則是一井之田皆平地其說皆不通蓋周公之井地特以通率備言之案左氏與漢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當一井數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當一井澤齒之地九夫為表六表當一井疆澤之地九夫為數五數當一井僇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當一井限單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左傳楚為掩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澤齒數疆澤規僇豬町原防牧限單井衍沃今日井九百畝非必皆平土皆上地也因地之所高而為之計度可以知井田之說且知夫天下通行之理若據圖言井九百畝亦徒見其不同耳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三正之制已窮辨甸里之法信南山序成王能驅理天下以率禹功而其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溝同卑陶讓飲澮距川與匠人井間有溝事達於川同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以貢徹皆天下之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故井田之法始於唐虞以至夏商稍稱善治大備於周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徹之事

鄭鑄曰井邑丘甸縣都之制已立乃以之授民而任以地事令之出貢賦與夫凡稅徹之事俾皆供

上之求蓋治地有法則民可得而任民任其事則上可得而取黃氏曰鄉野皆以軍法今貢賦賦皆有定制不吝有不供者故以軍法令之野有稅徹雖征藉芻蕘材之屬鄉集之委人可考貢賦稅徹民食必參相得而後其令可行鄉曰地事農牧虞衡地貢九數山澤之材亦非此自九夫立法則皆為農事牧虞衡視農為別農定法而後數牧虞衡皆可立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黃氏曰城界也井邑丘甸縣都各有界城鄉康成曰守謂虞衡之屬職九職政稅也鄭鑄曰分其地城則曰邑曰丘有邑丘之限曰縣曰都縣都之殊因其所至而辨其守則不敢以相踰蓋井邑之制在是一亂其守則井地壞矣施其九職則農園之民有農園之職工商之民有工商之職施其所職而平其政賦則各適於其宜蓋征賦本出於此一失其平則怨怒生矣康成謂政當作征是也易氏曰六鄉六遂公邑都鄙之地城皆有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地守既分其城必奠其守然後施之以職王使知此邦國亦知如是皆以貢賦稅徹令之則遠近輕重各得其均故曰平其政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鄭康成曰喪役正棺引柩復土史氏曰典土工以為因山之役

及大比六鄉四鄉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賈氏曰大比亦三年大校比戶口六鄉四鄉之吏謂比長閭胥以上布列在四鄉者王昭禹曰言六鄉而兼四鄉乃六鄉之閒田縣師所治之地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禮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鄭僑曰小司徒有九比之法以稽夫家之數謂之比法鄉師用法則謂之國比之法言其法乃國之法而非鄉師之所制也項氏曰小司徒先責賤鄉師先老幼蓋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可仕爲軍所謂可任者家三人之類戒之使謹令之使行糾之使不肆禁之使勿爲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詳以逆其役事

王昭禹曰大役任衆力役之大者若城郭溝渠之役州里州里也五黨爲州民所居曰里而所役之民出於州里役數之要書欲知役數之多寡項氏曰司空掌役州里出役即州里所遣役之本數以攷司空治役之章程則役事可得而鉤考矣史氏曰未役爲民既役爲徒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輩輩戮其犯命者王昭禹曰大軍旅會同固有稱人作其同徒輩輩帥而以至鄉師則正治之而已賈氏曰正治其徒役者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

征之

王昭禹曰族師職卑所統者寡故使之校其數然後登上其籍鄉大夫職尊所統者衆故登其籍不校其數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則使登其籍於大司徒也辨其可任者辨其力強而可任以事者也黃氏曰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則爲疾所謂瘠短保孺者也則舍之國中晚征而早舍爲其近而役多野則早征而晚舍以其遠而役少鄭僑曰征者謂任其力以給繇役也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若國作民而帥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賈氏曰役謂役作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以役國事若作民而帥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戰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僑曰周制王畿之地不過千里可爲井田者則授之鄉遂之民內自國中外至疆地不可爲井田之所量土所宜又爲十有一等之田田或多寡而地有廣狹因其土之所能任而制爲之法使地足以容田田足以出賦是故名官曰族師黃如舟焉輕重畢載苟不量所載舟必溺如車焉輕重皆任苟不勝其任車必折

賈氏曰任土即下文廩里任國中已下是也鄭僑曰戰師之所任者十有一等之田法必因其土之廣狹使地足以容其田田制定而賦亦定矣故先言任田之地乃言任土之賦

以廩里任國中之地張氏曰廩里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謂薛氏曰在市之屋曰廩在里之屋曰里里里受地視廩則所謂廩里者必衆廩托處於其肆者故曰任國中之地鄭僑曰廩以居商賈之貨里以爲民庶之居

以楊園任園地薛平仲曰田不可種植妨五穀之生惟室廩之傍有園園以毓草木於此則樹果蔬也常時則開場爲園而種植九月則築壘以爲場而納禾稼此則場園同出於園地

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黃氏曰宅田居於城郭之外者之宅地也書曰表厥宅里孟子曰五畝之宅是不獨民也有士大夫有限公事者民曰廩士大夫曰宅通則皆曰宅廩有征而宅無征城郭中不能容則居於外鄭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非也仕者世祿雖死祿猶及其子孫况老而致仕者固當給祿矣爾之宅田則非也鄭引宅者在邦在野止謂其家之所在耳豈凡稱宅者皆致仕者哉鄭康成曰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鄭司農曰賈田者吏爲縣官賈財與之田王昭禹曰致仕者以備國之訪問士

受職於朝賈列肆於市其田皆宜近故任以近郊之地

以官田牛田實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鄭司農曰官田公家所耕田 王氏詳說曰先鄭牛田牧田說是也牛人養國之公牛牧人掌牧六牲無田何所取給乎 鄭司農曰實田實賜之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黃氏曰郊外四甸之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盡以爲公邑自此至畿疆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之 陳及之曰公邑之田謂在官之田未領與人者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

黃氏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疆地之中也家邑大夫之食邑也其在畿外則爲附庸之國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食邑非謂盡食其地蓋亦使取公田之稅而食之有大夫士有府史胥徒皆當有祿盡取給於此而歸其餘於王故謂之稍專以康祿爲義也司馬法三百里曰野言其居民授田悉與甸同也甸爲公邑稍爲家邑公邑合而聽於遂人家邑離而聽於大夫費邱武城莒父小都大夫之都鄭以爲卿之采地非也卿受地視伯謂之縣者著野法也必著野法者見都鄙之有王田也 圖說

曰四郊地居四同甸居十二同稍居二十同縣居二十八同都居三十六同共計百同之地此王畿所以爲千里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司農曰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 賈氏曰園廬上經揚園任園地應即上經廬里任園中之地應即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是廬無穀也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爲井竈種菜及瓜是園少利也 黃氏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役多稅輕遠郊二十而三役稍簡矣自此去國益遠役益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自甸而往通行公田九一之法蓋并雜徵爲十二自郊至都役賦相乘除而通平然猶必優內也 賈氏曰漆林之稅特重以其非人力所能作 鄭鈔曰漆之爲物特爲用之飾舜造漆器羣臣咸諫懼用漆而至金玉富民之道可不禁其奢乎植至於成林則奢意無極特重其征非不仁也 陳君舉曰周制什一之法通行於天下而載師立法多寡不均蓋參之前文而得其說近郊十一則圭田之稅商賈之田稅所以輕者蓋圭田以當祿奉祭祀商賈既有關市之征不可重也遠郊二十而三則庶人在官者之田實田之稅畜牧之田稅所以比田稅差重者抑閭民及豪強之家也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公邑之田稅卿大夫采地之田稅歲貢什之二而有其八是亦優於畿外諸侯矣以上田非民田也故多寡

隨宜而取若井田則什一而稅智者不能易此說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黃氏曰里布出於蠶桑宅雖不毛猶出里布屋粟出於藝植田雖不耕猶出屋粟旅師掌野之錫粟屋粟公田九一之外復有此稅以夫屋爲名所以給施散若今之義倉賑民無宅則無里布無田則無屋粟然必出夫家之征在國則出十一之貢在野則出九一之賦一夫百畝之所任家征出土徒車輦給絲役視其費爲之數

以時徵其賦 易氏曰徵其賦者謂任地之正賦若里布屋粟以及夫家之征當時不常有故不立爲一定之法 閭師中十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 陳及之曰閭師徵國中及四郊之稅縣師徵野之稅皆民田什一而稅者也

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賈氏曰閭師徵斂百里內之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數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園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鄭康成曰貢草木謂葵韭果蔬之屬 易氏曰大宰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職閭師言任民則任之以